宋史/卷36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六十六 ◄

宋史
卷三百六十七　列傳第一百二十六

► 卷三百六十八

李顯忠 楊存中 郭浩 楊政

李顯忠

李顯忠，綏德軍青澗人也。初名世輔，南歸，賜名顯忠。由唐以來，世襲蘇尾九族巡檢。初，其母當產，數日不能免，有僧過門曰：「所孕乃奇男子，當以劍、矢置母旁，即生。」已而果生顯忠，立於蓐，咸異之。

年十七，投效用，隨父永奇出入行陣。金人犯鄜延，經略王庶命永奇募間者，得張琦；更求一人，顯忠請行。永奇曰：「汝未涉歷，行必累琦。」顯忠曰：「顯忠年小，膽氣不小，必不累琦，當與琦俱。」有敵人夜宿陶穴，顯忠縋穴中，得十七人，皆殺之，取首二級，馬二匹，餘馬悉折其足。庶大奇之，補承信郎，充隊將，由是始知名。轉武翼郎，充副將。

金人陷延安，授顯忠父子官。永奇聚泣曰：「我宋臣也，世襲國恩，乃為彼用邪！」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，永奇密戒之曰：「汝若得乘機，即歸本朝，無以我故貳其志。事成，我亦不朽矣。」顯忠至東京，劉麟喜之，授南路鈐轄，乃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。已而豫廢，兀朮以萬騎馳獵淮上，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。顯忠戒吳俊往探淮水可度馬處，欲執兀朮歸朝。俊還，顯忠馳問之，為竹刺傷馬而止。兀朮授顯忠承宣使、知同州。

顯忠至鄜省侍，永奇教顯忠曰：「同州入南山，乃金人往來驛路，汝可於此擒其酋，渡洛、渭，由商、虢歸朝。第報我知，我當以兵取延安而歸。」顯忠赴同州，即遣黃士成等持書由蜀至吳，報歸朝事。元帥撒里曷來同州，顯忠以計執之，馳出城。至洛河，舟船後期不得渡，與追騎屢戰，皆勝。顯忠憩高原，望追騎益多，乃與撒里曷折箭為誓，不得殺同州人，不得害我骨肉，皆許之，遂推之下山崖，追兵爭救得免。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，至鄜城縣，急遣人告永奇。永奇即挈家出城，至馬趙谷口，為金人所及，家屬二百口皆遇害。是日，天昏大雪，延安人聞之皆泣下。

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。夏人問故。顯忠泣，具言父母妻子之亡，切齒疾首，恨不即死，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，取陝西五路歸於夏，顯忠亦得報不共戴天之仇。夏主曰：「爾能為立功，則不靳借兵。」時有酋豪號「青面夜叉」者，久為夏國患，乃令顯忠圖之。請三千騎，晝夜疾馳，奄至其帳，擒之以歸。夏主大悅，即出二十萬騎，以文臣王樞、武臣　　訛為陝西招撫使，顯忠為延安招撫使，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。

顯忠引兵至延安，總管趙惟清大呼曰：「鄜延路今復歸宋矣，已有赦書。」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，顯忠大哭，眾皆哭，百姓哭聲不絕。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、　　訛，諭之曰：「顯忠已得延安府，見講和赦書，招撫可以本部軍歸國。」　　訛不從，曰：「初，經略乞兵來取陝西。今既到此，乃令我歸耶？」顯忠知勢不可，乃出刀斫　　訛，不及，擒王樞縛之。夏人以鐵鷂子軍來。顯忠以所部拒之，馳揮雙刀，所向披靡，夏兵大潰，殺死蹂踐無慮萬人，獲馬四萬匹。顯忠揭榜招兵，以「紹興九年」為文書。每得一人，予馬一匹，旬日間得萬人，皆驍勇少壯。又擒害其父母弟侄者，皆斬於東城之內。行至鄜州，已有馬步軍四萬餘。撒里曷在耀州，聞顯忠來，一夕遁去。

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：「兩國見議和好，不可生事，可量引軍赴行在。」遂至河池縣見玠，玠撫之曰：「忠義歸朝，惟君第一。」從行使臣崔皐等六百餘人列拜庭下，玠又撫之，犒以銀絹，詣行府受告敕、金帶，除指揮使、承宣使。至行在，高宗撫勞再三，賜名加賚，又賜田鎮江，以崔皐輩充將佐。

兀朮犯河南，命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，與李貴同破靈壁縣。兀朮犯合肥，手詔以軍與張俊會。顯忠至孔城鎮，與敵戰，敗之。兀朮謂韓常曰：「李世輔歸宋，不曾立功，此人敢勇，宜且避之。」乃焚廬江而走。顯忠欲追之與死戰，俊以奉旨監護，慮失顯忠，遂各以軍還。

太后至臨安，顯忠入覲，加保信軍節度使、浙東副總管。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，因上恢復策，忤秦檜意。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，遂降官奉祠，台州居住。復寧國軍節度使，升都統制。

二十九年，金渝盟，詔顯忠以本部捍禦。遣統制官韋永壽等以二百騎至安豐軍，與金將小韓將軍兵五千人戰于大人洲，敗之。俄又增兵萬餘來，顯忠率騎軍出，自旦至午，氣百倍，以大刀斫敵陣，敵不能支，殺獲甚眾，掩入淮者不可計。

金主亮犯淮西，朝廷命王權拒於合肥。權退保和州，又棄軍渡江，和州失守。金主親統細軍駐和之雞籠山，將濟采石。朝廷詔以顯忠代權，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，軍中大喜，於是有采石之捷，語在《允文傳》。顯忠退軍沙上，得楊存中報：「車駕至平江，可速進兵。」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，盡復淮西州郡。軍至橫山澗，與金射雕軍戰，統制頓遇重傷，韋永壽死之，敵兵敗走。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，諸將弒之而還。是役也，顯忠所將一萬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，張振功為最。詔賜顯忠五子金帶。授顯忠淮西制置使、京畿等處招討使，擢太尉、寧國軍節度使、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，赴行在。

孝宗即位，賜田百頃，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，節制軍馬。隆興元年，兼淮西招撫使。時金主褒新立，山東、河北豪傑蠭起，耶律諸種兵數十萬據數郡之地，太行山忠義耿京、王世隆輩皆欲挈地還於朝。金懼，亟請和。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，請出師自宿、亳趨汴，由汴京以通關陝；關陝既通，則鄜延一路熟知顯忠威名，必皆回應，且欲起其舊部曲，可得數萬人，以取河東。

時張浚開都督府，四月，命顯忠渡江督戰。乃自濠梁渡淮，至陡溝，琦背約，用拐子馬來拒，與戰，敗之。琦復背城列陣，顯忠躬率將士鏖戰，琦敗走，遂復靈壁，入城，宣佈德意，不戮一人，中原歸附者踵接。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，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，金貴戚大周仁及蒲察徙穆皆出降。宏淵恥功不自己出；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，顯忠立斬之，由是二將益不相能。

六月，兵傅宿州城，金人來拒，顯忠敗之，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數千人，追奔二十餘里。宏淵至，謂顯忠曰：「招撫真關西將軍也。」顯忠閉營休士，為攻城計，宏淵等不從。顯忠引麾下楊椿上城，開北門，不逾時拔其城。宏淵等殿后，趣之，乃始渡濠登城。城中巷戰，又斬首虜數千人，擒八十餘人，遂復宿州。舉寄居官劉時攝州事。捷聞，授顯

忠開府儀同三司、殿前都指揮使，妻周氏封國夫人。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，顯忠不可，移軍出城，止以見錢犒士，士皆不悅。

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，晨薄城，列大陣。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，戰數十合，孛撒大敗，遂退走。統制李福、統領李保各以所部退避，皆斬以徇。翼日，敵益兵至。顯忠謂宏淵並力夾擊，宏淵按兵不動，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，殺左翼都統及千戶、萬戶，斬首虜五千餘人。俄增兵復來逼城，顯忠用克敵弓射卻之。

宏淵顧眾曰：「當此盛夏，搖扇於清涼猶不堪，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？」人心遂搖，無鬥志。至夜，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，陽謂敵兵至，與邵世雍、劉侐各以所部兵遁；繼而統制左士淵、統領李彥孚亦遁。顯忠移軍入城，殿司前軍統制張訓通、馬司統制張師顏、池州統制荔澤、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。

金人乘虛復來攻城，顯忠竭力捍禦，斬首虜二千餘人，積屍與羊馬牆平。城東北角敵兵二十餘人已上百餘步，顯忠取軍所執斧斫之，敵始退卻。顯忠曰：「若使諸軍相與掎角，自城外掩擊，則敵兵可盡，金帥可擒，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。」宏淵又言：「金添生兵二十萬來，儻我軍不返，恐不測生變。」顯忠知宏淵無固志，勢不可孤立，歎咤曰：「天未欲平中原耶？何沮撓若此！」是舉，所喪軍資器械殆盡，幸而金不復南。顯忠以軍還，見浚，納印待罪。責授果州團練副使，潭州安置。後朝廷知其故，移撫州。

乾道改元，乃還會稽，復防禦使，觀察使、浙東副總管，賜銀三萬兩，絹三萬匹，綿一萬兩。提舉台州崇道觀。召除威武軍節度使、左金吾衛上將軍，賜第京師。上奇其狀貌魁傑，命繪像閣下。復太尉。乞祠，提舉興國宮，紹興府居住，歲賜米二千石。

淳熙四年，召赴行在，提舉萬壽觀，奉朝請。入見，給真奉，賜內庫金，再葺前所賜第賜之，七月卒，年六十九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「忠襄」。

楊存中

楊存中，本名沂中，字正甫，紹興間賜名存中，代州崞縣人。祖宗閔，永興軍路總管，與唐重同守永興，金人陷城，迎戰死之。父震，知麟州建甯砦，金人來攻，亦死於難。

存中魁梧沈鷙，少警敏，誦書數百言，力能絕人。慨然語人曰：「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

貴，焉用俯首為腐儒哉！」於是學孫吳法，善射騎。宣和末，山東、河北群盜四起，存中應募擊賊，積功至忠翊郎。

靖康元年，金人再圍汴京，諸道兵勤王，存中與張俊、田師中從信德府守臣梁揚祖以萬兵入援，後隸張俊部曲。上問將於俊，俊以存中對。召見，賜袍帶。時元帥府草創，存中晝夜扈衛寢幄，不頃刻去側。帝知其忠謹，親信之。劇賊李昱據任城，久不克，存中以數騎入，擊殺數百人。帝乘高望見，介冑盡赤，意其被重創。召視之，皆汙賊血，壯之，飲以酒，曰：「酌此血漢。」存中請復往，帝止之。存中曰：「此賊膽碎，即成擒矣。」遂大破之，復任城，遷閤門祗候。

建炎二年，討賊徐明於嘉興，先登。主帥將屠城，存中力諫止之，戮其渠魁而已，郡賴以全。遷榮州刺史。高宗南渡，以勝捷軍從張俊守吳門；苗、劉之變，又從俊赴難。遷貴州團練使，尋為御前右軍統領。金人攻明州，又從俊與田師中、趙密殊死戰，破之。以奇功遷文州防禦使、御前中軍統制。

紹興元年，從俊討李成。諸將議，多欲分道進，存中曰：「賊勢如此，兵分則力弱，又諸將位均勢敵，非招討督之，必不相為用。」俊然之。整軍至豫章，存中率兵數千，首破賊於玉隆觀，追至筠州。賊驍將以眾十萬來援，夾河而營。存中謂俊曰：「彼眾我寡，擊之當用奇，願以騎見屬，公以步兵居前。」俊從之。存中夜銜枚渡筠河，出西山，馳下擊賊，俊以步兵夾攻，俘八千人。諸將夜見存中曰：「戰未休，降卒多，忽有變，奈何？非盡殲之不可。」存中曰：「殺降吾不忍。」諸將轉告俊，竟夜坑之。乘勝追至九江，成遂遁去。遷宣州觀察使。

二年春，進神武中軍統制，宰相呂頤浩袖敕以授存中。俊奏留存中軍中，上曰：「宿衛乏帥，朕所選，為不可易也。」存中亦固辭，且謂：「神武諸帥如韓世忠、張俊，皆貴擁旄鉞，名望至重，如臣么麼，一旦位與之抗，實不自安。」不許，遣中使宣押，乃視事。兼提舉宿衛親兵。時中軍卒不滿五千，疲癃者居半。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，由是軍政浸修。

三年，嚴州妖賊繆羅據白馬源，殺王官，存中討平之。除帶御器械，加保信軍承宣使、權發遣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。

六年，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密州觀察使。先是，張浚視師，謀渡淮以圖劉豫，倚韓

世忠為用。世忠圍淮陽，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為助，俊拒之。趙鼎語浚曰：「世忠所欲者趙密爾，存中武勇，不減於密，盍令存中助之。」浚請於朝，故有是命。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，趨督府助世忠。

十月，存中與劉猊戰於藕塘，大破之。猊之初入也，淮西宣撫使劉光世欲棄廬州，退保太平。賊眾十萬已次濠、壽間，浚命張俊拒之，使存中往泗州與俊合。及至泗，則光世已舍廬去。浚遣人諭之曰：「一人渡江，即斬以狥。」光世不得已還廬駐兵，與存中相應。賊先犯定遠縣，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坊。既而與猊兵遇藕塘，賊據山列陣，矢下如雨。存中急擊之，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。陣亂，存中鼓大軍乘之，自以精騎衝其脅，大呼曰：「破賊矣！」賊錯愕駭視。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，乘背擊之，賊大敗。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：「適見髯將軍，銳不可當，果楊殿前也。」即以數騎遁去。餘黨萬人僵立失措，存中躍馬叱之，皆怖而降。麟在順昌，孔彥舟方圍光州，聞之皆拔砦遁去，北方大恐。所得賊舟數百艘，車數千兩。

捷聞，帝遣中使勞賜，謂宰執曰：「卿輩始知朕得人也。」除保成軍節度使、殿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。存中奏：「祖宗置三衙，鼎列相制，今令臣獨總，非故事也。」不允。七年，為淮南西路制置使，將以撫定酈瓊諸軍，不果行，語在《王德傳》。九年，遷殿前副都指揮使。

十年，金人叛盟取河南，命存中為淮北宣撫副使，引兵至宿州，以步軍退屯於泗。金人詭令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。存中欲即擊之，或以為不可，存中不聽。留王滋、蕭保以千騎守宿，自將五百騎夜襲柳子鎮，黎明，不見敵而還。金人以精兵伏歸路，存中知之，遂橫奔而潰。參議官曹勳不知存中存亡，以聞，朝廷震恐，於是有權宜退保之命。既而存中自壽春渡淮歸泗，人心始安。冬，引兵還行在。

十一年，兀朮恥順昌之敗，復謀來侵。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。於是存中以殿司兵三萬卒戍淮，與金人戰於柘皐，敗之。時張俊為宣撫使，存中為副使，劉錡為判官，王德為都統制，田師中、張子蓋為統制官。金人以拐子馬翼進，存中曰：「敵恃弓矢，吾有以屈之。」使萬人操長斧，如牆而進，諸軍鼓噪奮擊，金人大敗，退屯紫金山。是役也，失將士九百人，金人死者以萬計，而濠圍猶未解。

俊與存中、錡先議班師。會有云濠路已通者，俊謂錡曰：「吾欲與楊太尉耀兵淮上，安撫濠梁之民，取宣化歸金陵，楊太尉則渡瓜洲還臨安。」明日，命二帥行。諜報金攻濠

甚急，倉皇復回，邀錡會於黃連埠，距濠六十里，聞城陷矣，召存中、錡謀之。錡謂存中：「何以處此？」存中曰：「戰爾，相公與太尉在後，存中當居前。」錡曰：「本來救濠，濠既已失，進無所依，人懷歸心，勝氣已索，此危道也。不若退師據險，俟其去，為後圖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鼎足而營，遣人俟敵，曰：「已去矣。」俊自以為功，謂錡毋往，命存中與德偕至濠。列陣未定，煙起城中，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。存中顧德曰：「何如？」德曰：「德小將，焉敢預事？」存中以策麾軍曰：「那回！」諸軍以為令其走也，遂散亂南奔，無復紀律，金人追殺甚眾。後一日，韓世忠大軍至，已無及矣。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。加檢校少保、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，蓋錄柘皐之功而掩濠梁之敗也。

十二年，徽宗梓宮攢永固陵，命存中都護。竣事，拜少傅，以保傅為管軍自存中始。十四年，存中請詣太學謁先聖，帝曰：「學校既興，武人亦知崇尚，如漢羽林士皆通《孝經》，況其他乎？」二十年，封恭國公。二十八年，拜少師，恩數視樞密使。存中以凡重地皆有統制官，獨荊、襄無之，請於朝，於是荊南、襄陽初置諸統制。

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，權寵日盛，太常寺主簿李浩、敕令所刪定官陸游、司封員外郎王十朋、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相繼以為言。三十一年，罷為太傅、醴泉觀使，進封同安郡王，賜玉帶，朝朔望。

時金主亮有南侵意，存中上備敵十策。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，因指為喜功生事。存中聞之，上章乞免，密竟代之。未幾，邊聲日急，九月，詔存中為御營宿衛使。劉汜戰敗於瓜洲，命存中往京口，為守江計。虞允文自采石來會，存中與之協力拒敵。敵不能濟。金主亮死，與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。及金人請和，存中奏俟彼得新主之命，無遽許之。

帝如建康，詔存中扈蹕，因語宰相曰：「楊存中唯命東西，忠無與二，朕之郭子儀也。」金使復請和，存中請拘之江口，移書審問，若能歸我族屬，還舊壤，損歲幣，復白溝之界，以通兄弟之好，如是則和議可從；不然，請斬其使，亟圖恢復。會駕還，以存中為江、淮、荊、襄路宣撫使，給、舍不書黃，命遂寢。未幾，仍奉祠。

隆興元年，王師潰于符離，復起存中為御營使。二年，金人再入關，議割蜀之和尚原以畀之。存中入對，曰：「和尚原，隴右之藩要也。敵得之，則可以睥睨漢川；我得之，則可以下兵秦雍。曩議予金人，吳璘力爭不從。今璘在遠，不及知。臣若不言，非特負陛下，亦有愧於璘。近者，王師盡銳而後得，願毋棄。」

未幾，金人復攻淮甸，詔存中同都督江、淮事。湯思退罷，升都督，陛辭，賜坐，賜玉鞍勒。時諸軍各守分地，不相統一，存中集諸將調護之。於是始更相為援。帝親劄賜之曰：「諸帥協和，互相策應，卿之力也。」會金兵已深入，朝議欲舍淮保江，存中持不可，乃已。金兵在揚州，或勸存中擊之。存中不敢渡，獨臨江固壘以老之。

金人尋請盟。乾道元年班師，加昭慶軍節度使，復奉祠。時興屯田，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。二年，卒，年六十五。以太師致仕，追封和王，謚「武恭」。高宗追念舊臣，為之出涕，賻錢十萬。高宗假借諸將，眷存中尤深，嘗曰：「朕於存中，撫綏之過於子弟。」濠、廬之役，親筆戒之曰：「若不便進，當行軍法。」趙密代領殿帥，則舉唐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權事，豫戒大臣。及竣事，又曰：「楊存中之罷，朕不安寢者三夕。」

存中天資忠孝敢勇，大小二百餘戰，身被五十餘創。宿衛出入四十年，最寡過。孝宗以為舊臣，尤禮異之，常呼郡王而不名。父、祖及母皆死難，存中既顯，請于朝，宗閔謚「忠介」，震謚「忠毅」，賜廟曰「顯忠」、曰「報忠」。又以家廟、祭器為請，遂許祭五世，前所無也。祖母劉流落蜀、隴，存中日夜禱祠訪問，間關數千里，卒迎以歸。御軍寬而有紀，所用將士，專以才勇選，不私部曲之舊。李顯忠以罪斥，存中奏為統制官，後為名將。嘗以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，遂以意創馬皇弩，思巧製工，發易中遠，人服其精。嘗營居鳳山，十年而就，極山川之勝，後獻於朝廷，更築室焉。又葺園亭於湖山之間，高宗為書「水月」二字。所居建閣以藏御書，孝宗題曰「風雲慶會之閣」。

子：偰，工部侍郎；倓，簽書樞密院事、昭慶軍節度使。

郭浩

郭浩，字充道，德順軍隴千人。父任三班奉職。徽宗時，充環慶路第五將部將，嘗率百騎抵靈州城下，夏人以千騎追之，浩手斬二騎，以首還。充渭州兵馬都監。從种師道進築葺平砦，敵據塞水源，以渴我師，浩率精騎數百奪之。敵攻石尖山，浩冒陣而前，流矢中左脅，怒不拔，奮力大呼，得賊乃已；諸軍從之，敵遁去，由是知名。累遷中州刺史。

欽宗即位，進安州團練使。以种師道薦，召對，奏言：「金人暴露，日久思歸。乞給輕

兵間道馳滑臺，時其半度，可擊也。」會和戰異議，不能用。帝問西事，浩曰：「臣在任已聞警，慮夏人必乘間盜邊，願選將設備。」已而果攻涇原路，取西安州、懷德軍。紹聖開拓之地，復盡失之。种師中制置河東，辟以自隨。

建炎元年，知原州。二年，金人取長安，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，郡人亦降。浩適夜半至郡，所將才二百人，得金人不殺，使之還，曰：「為語汝將曰，我郭浩也，欲戰即來決戰。」金人遂引去。升本路兵馬鈐轄、知涇州、權主管鄜延路經略安撫。

時二敵交侵，鄜延之東皆金人，西北即夏境，其屬朝廷者惟保安一軍、德靜一砦。浩間道之德靜，置司招收散亡，與敵對壘一年，敵不能犯。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、知涇州。浩去，夏人復來，權帥耿友諒僅以身免，一路盡陷。

張浚為宣撫處置使，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、權經略使、知秦州。時浚經略陝西，有言敵可討者，浚意向之。諸帥恥于不武，莫敢出言。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，浩獨謂敵鋒方銳，且當分守其地，掎角相援，俟釁而動。浚不聽，師出果敗，五路俱陷，帥府皆徙置他所。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，寓治寶雞縣，又退保和尚原。金人抵原下，浩與吳玠隨方捍禦，蜀以安全。第功，遷正任防禦使。

紹興元年，金人破饒風嶺，盜梁、洋，入鳳州，攻和尚原。浩與吳璘往援，斬獲萬計。遷邠州觀察使，徙知興元府。饑民相聚米倉山為亂，浩討平之。徙知利州。金人以步騎十餘萬破和尚原，進窺川口，抵殺金平，浩與吳玠大破之。遷彰武軍承宣使。玠按本路提點刑獄宋萬年陰與敵境通，利所鞫不同，由是與浩意不協，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永興軍路經略使。

金州殘弊特甚，戶口無幾，浩招輯流亡，開營田，以其規置頒示諸路。他軍以匱急仰給朝廷，浩獨積贏錢十萬緡以助戶部，朝廷嘉之，凡有奏請，得以直達。九年，改金、洋、房州節制。

金人還河南地，以浩為龍、神衛四廂都指揮使，充陝西宣諭使、知金州。樓炤行關中，辟浩樞密院都統制、節制陝西軍馬。十年，拜奉國軍節度使。五路陷，徙知夔州，未行，移知金州，仍永興路經略安撫使、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馬。十一年，金人內侵，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、楊政會仙人原，授以攻取之策。浩遣裨將設伏破之。

十四年，召見，拜檢校少保，還鎮，賜以御府金器、繡鞍，仍官一子文資，賜田五十頃。浩辭曰：「臣父子起身行陣，不敢忘本，願還文資。」帝嘉其意，別與一子閣職。是歲，分利州為東西兩路，以浩為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、樞密院都統制，屯金州，仍建帥府。十五年，卒，年五十九。贈檢校少帥，謚「恭毅」。淳熙元年，賜立廟金州。

楊政

楊政，字直夫，原州臨涇人。崇寧三年，夏人舉國大入，父忠戰歿，政甫七歲，哀號如成人。其母奇之，曰：「孝於親者必忠於君，此兒其大吾門乎？」宣和末，應募為弓箭手。靖康初，因拒夏人，稍知名。建炎間，從吳玠擊金人，九戰九捷。累功至武顯郎。

紹興元年春，金人趨和尚原，又攻箭筈關，政引兵大破之，斬千戶一、酋長二。遷右武大夫。十月，金兵大集，號十萬，自寶雞列柵至原下。吳玠與相持累日，以政統領將兵迎敵，日數十合，士卒無不一當百。復出奇兵斷其糧道，敵少卻，遮擊之，獲萬戶及首領三百餘人、甲士八百六十人。拜恭州刺史。時有嫉政者，以母妻尚留北境，不宜屬以兵權，玠不聽，政益感奮。

二年，金合步騎數千柵魚龍川口，政帥精兵劫破之。升隴州團練使，移知方山原，軍儲芻穀在其中。三月，金大軍來攻，城且下，政擊敗之。選知鳳州。三年，金攻饒風關，政從玠戰關下，凡六日。改明州觀察使。

四年，撒離喝裒精兵十萬，欲道仙人關入蜀，至上奢田。玠築壘於關外，政曰：「此地為蜀厄塞，當堅守，時出奇擊之。」玠用其言。金人變態多端，政隨機應之，連日百餘戰。敵帥督戰益急，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；又選甲士千餘出山谷，斷其兵，使不得進退；又出敵不意，夜斫其營。敵遂遁去，追至河池而還。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、環慶路經略安撫使。

五年，金人攻淮，玠命政帥師乘機牽制，至秦州，一戰而拔，撫定居民，秋毫無犯。改經略安撫涇原兼帥環慶、利路。三鎮事叢集，剖決無滯。母留敵境，間遣人省視之，母惟勉以忠義。九年春，和議成，始得迎母及兄弟歸。乞祠以便養，不許。詔封其母感義郡夫人，以政為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、知熙州，進武康軍承宣使。

十年，徙利州，又徙興元。會金人渝盟，政建迎敵之策，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。政

偕統制楊從義劫金人於鳳翔府城南砦，敗之，獲戰馬數百。母卒，起復，遂帥師趣寶雞渭水上，以拒敵衝，凡大戰七，斬獲甚多。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奏：「鳳翔之捷，政奮不顧身，功效顯著。」拜武當軍節度使。

十一年秋，金將胡盞、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，政與吳璘、郭浩會于仙人原。世將授以攻取之策，政出和尚原，浩出商州以為援，璘駐秦州。政引兵夜入隴州界，遂趨吳山，與金人對壘，又敗金萬戶通檢於寶雞。時通檢居渭北，政欲攻拔其城，通檢將精甲萬眾出，政帥勇士鏖戰，遣裨將突出陣後，登山執幟。金軍見之，大呼曰：「伏發矣！」乃驚潰。政乘勝掩殺，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，遂擒之。

和議成，帝召政還，軍民詣部使者借留。及入見，條奏詳明，帝善之。十三年，還鎮，加檢校少保，賜田五十頃。十四年，分利州為東西兩路，政屯興元府。久之，拜太尉。二十七年，卒，年六十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謚「襄毅」。

政守漢中十八年，六堰久壞，失灌溉之利，政為修復。漢江水決為害，政築長堤捍之。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。休兵十餘年，未嘗升遷將士，上下安之。政故為吳璘裨將，及與璘分道建帥，執門下之禮益恭，世頗賢之。

論曰：李顯忠生而神奇，立功異域，父子破家狗國，志復中原，中罹讒構，屢遭廢黜，傷哉！楊存中出入淮甸，無大勝負，典兵最久，貴寵獨隆，然頗能知幾，不阽禍敗，其亦有天幸者歟？郭浩、楊政克左右玠、璘兄弟，保全川蜀。數君子皆人所屬倚以成功者，奈何撓於和議，頻失事機，人心沮喪，不得如吉甫、方叔，受祉振旅以成中興之業，惜哉！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